

清宮歷史演義

上冊

許嘉義著



清宮歷史演義卷十一

梁陽許恭義著

第七十九回

雌威嚴厲羣小驚心

春意深沈聖君得趣

話說文宗微行出外。在小腳蘭家中飲酒住宿。這一夜工夫。小腳蘭母女五人陪侍一位風流天子。莫說文宗是個怯弱身軀。便是極強壯的英雄好漢。恐怕也禁受不住。這以一敵五的戰征。幸虧從圓明園出來的時候。便預備着領畧那風流滋味。隨身帶了些禁方秘藥。所以一夜之中。竟能把五位魔王降服住了。甘心願意的永遠投誠。作為不侵不叛之臣。但是文宗雖然仗着秘授的法寶。得了大大的勝仗。因為鞍馬勞頓。很覺力倦神疲。到得天色將明。倒反呼呼睡去。這一覺直睡至午後。還沒醒來。那張太太同了四個女兒。昨夜得沾上林雨露。好像飲了玉液瓊漿。竟是醍醐灌頂一般。雖然在戰陣之上。殺得轍亂旗靡。拋戈棄甲。如孟獲遇到了諸葛武侯。受了七擒七縱的恩德。傾心吐膽。說了句南人不復反的泛語。到了今天。越發精神健旺。比到往日打了勝仗。還要覺着舒服點兒。因見文宗尚是好夢沈酣。並未醒來。便帶領四個女兒。極輕起身。自去梳妝打扮。格外的修飾一會。然後薄施脂粉。淡掃蛾眉。收拾得風流俏利。使人見了觸目動心。方才走了過來。讓大女兒去梳洗裝扮。他們姊妹四人依着次叙。一個個理妝已畢。早就到了午後。那崔長禮昨晚在文宗入席飲酒的時候。見小腳蘭母女。那般已結

文宗對於五位魔五這樣的嬉皮涎臉。狂態百出。早就料定今天這一夜。必然要善施雨露。不見得再回國明園了。他便輕輕退出。逕自歸去。吃過了晚餐。倒頭便睡。連緣五深處。每日必上的夜課。也缺了席。沒有去上。睡到今天朝上。睜眼一瞧。已竟九點多鐘。連忙一骨碌爬將起來。道。不好。我只睡了一覺。什麼時候已是這了。主子昨天的事情。是隱瞞着那位貴人的。倘若回來。還道。便隱瞞不徹。那時又要叫我倒霉了。口中一面咕囔着。一面手慌脚亂的。着好衣服。胡亂洗了個臉。道。早膳也來不天。用。跑出園來。趕到小脚蘭家中。還是聲音寂寂。不見人影。忙了我了個老媽子。問他昨夜住在這裡的春人。可曾起身。老媽子搖頭道。早哩。早哩。此時不過十點鐘。這裡的老規矩。不到旁午的時候。也不起身。你等到敲了十一點鐘。前來。也不道。是。崔長禮道。我有要事。和這位客人商量。請你去將張太太喚來。可以麼。老媽子不待他說畢。把雙眼一睜。道。你這個人。敢是冒率鬼來。捉的胎。他們一男五女。擁擁抱抱的。睡在床上。我怎麼好去喚他呢。你如有要事。等候不及。自己前去使了。我可不願意當這樣的差使。說罷。退瞪了他一個白眼。頭也不回。逕自去了。崔長禮急得只是深腳道。完了。完了。紙兒包不住火。一定隱瞞不來了。總是我這王八蛋。糊塗了心。要同主子到這裡來。一頓抱怨。只好抵牾着。碰頭承受了。看官。你道崔長禮怕何人抱怨。要這樣的着急呢。哈哈。他所怕的。並非別

人便是從前承值桐陰深處。坐在欄杆上唱小調。賄囑太監們。引誘主子前來的蘭兒。又是現在新承恩寵。深得天心。賜居綠天深處的那拉貴人。但是那拉貴人。不過是儀才加封號的人。那貴人的住號。也不過比較宮女們高着一級。並不是什麼皇后貴妃。可以怎麼崔長禮要這樣的怕他呢。況且以崔長禮的權勢而論。他在宮中已歷多年。又是文宗跟前。說一不二。心腹寵信的人。宮中的什麼妃嬪。嬪嬪。連眼角兒也不覷他們一處。為何一個那拉貴人。他倒攔在心上。十分懼怕呢。這也叫做一物一制。蜈蚣這樣利害。見了小小的雄雞。他就没有能耐。獅獅這般的活潑。過了玩猴戲的。他就唯命是聽。不敢違背。那拉貴人。雖是個新承恩寵的人。他對於這些太監。像崔長禮。劉承恩。劉。安得海。咧。偏有手段。制得他們服服帖帖。不敢放肆。崔長禮這些人。初時也想弄點兒懸虛。使出那覆雨反雲的伎倆來。對待那拉貴人。無奈那拉貴人。心計深。不過手段高。不過只要畧畧的加以威嚴。稍稍的借以詞色。他們就骨酥筋軟。聽憑他如何擺弄。一點兒不敢倔強了。前天劉承恩。不知為了一件什麼事情。得罪了那拉貴人。被貴人抓着短處。幾乎弄得大大的不了。後來不知碰了多少頭。承認了。永遠不敢再生二心。方才蒙貴人高抬貴手。大施恩德。饒赦了他。崔長禮知道貴人的利害。心中十分懼他。文宗住在小脚蘭這裡。是他引誘來的。本意預備着早些回去。不使那拉貴人知

道。便沒有什麼事情了。不料文宗貪圖歡娛。身邊帶着秘藥。一場鏖戰。弄得力倦神疲。到得今天。還是呼呼大睡。已竟過個時候。尚不起身。如何再事隱瞞呢。那拉責人。每天清晨。必要見着文宗。請過了聖安。方才放心。今天文宗忽地不在園內。責人定要追究原由。倘若問出細底。知道是崔長禮穿鍼引線。如何肯寬恕呢。崔長禮因着這個緣故。所以十分着急。要想叫老媽子。把張太太喚將出來。使好告知情由。央他催文宗早些回去。偏生這老媽子。非但不肯代自己效勞。反倒受了一場奚落。只得悶悶的坐在中堂。等候他們起來。一直等旁午時候。張太太母女起了身。過要一個個梳頭洗臉。儘量裝束。時候自然愈加遲了。倘生那個崔長禮。心中着了急。已竟麼筋有些昏亂。再加上老媽子的一頓奚落。好不着惱。一急一惱。把個千伶百俐。精靈刁猾的人。居然朦朧起來。獨自坐在中堂。痴痴呆呆的。連心上的事情。都忘記了。還是那個老媽子。將房中的洗臉水傾過了。梳妝的奩具收運了。走到中堂。瞧見了崔長禮。不覺嘆的一聲。過你這個人。真正奇怪已極了。怎麼不聲不响。坐在此處。我過當你走了。大清早上。人家沒起身。你火龍火馬的等不及。現在人家起來了。大半天。你又同沒事的人一般。不知剛才急些甚的。豈不是稀奇事麼。老媽子口中說着。兩眼望着他。甚是好笑。崔長禮昏懂懂的。被老媽子幾句話提醒了。啊的一聲。立將起來。也不叫老媽子通報。自己望裡使跑。一

直跑到卧房門前。探首一望。張太太早已瞧見了崔長禮。因為文宗尚在睡着沒醒。恐怕他高聲說話。驚動了御駕。所以對崔長禮連忙搖着手。低低的說道。還沒睡醒哩。崔長禮很是着忙。招招手。把張太太喚了出來。將自己為難的情形。告訴明白。央求他喚醒文宗。早早回去。張太太連連搖頭道。皇上睡着沒醒。誰敢前去驚動他。倘若發起怒來。怎麼承當得起。崔長禮見他不肯前去。便左一個揖。右一個揖。口中連聲喊道。我的太太。你行個好。把主子喚醒了。早些回園。我永遠忘不了你的恩德。總有可以圖報的地方。張太太聽他說到感恩圖報的話。忽地記起一件事。附着崔長禮的耳說道。昨晚皇上的意思。要將我母女搬入圓明園居住。雖然當面說過。恐他一時之間。忘記這事。你能出力成全。使我們入居園中。我就去喚他起來。崔長禮聽了。暗中想道。將他母女搬入園內。免得主子時常出外。我們可以輕些擔子。也是樁好事。一頭想着。沒口子的答應道。可以。可以。包在我身上。使你母女。不日搬入園內。安妥穩穩的享福就是了。張太太微笑道。說話可要足數的。倘若不成功。必不和你甘休。崔長禮道。是了。是了。快些去罷。張太太真個輕移蓮步。走入房中。來到床前。伸手揭起帳門。正要想個法子。使他醒來。那知事有湊巧。張太太剛才揭起帳子。文宗已竟醒了。一眼瞥見張太太。打扮得十分齊整。站在床前。遂即問道。你們起身多時了麼。我怎麼一點沒知道呢。張太太

道。我們起身的時候。你正在酣睡。所以不敢驚動。文宗道。此刻什麼時候了。張太太答道。已竟午後了。文宗答道。我怎麼如此好睡。直到午後。還沒有醒。要不是你來到床前。使我驚覺。恐怕要睡到天晚呢。說着。早已坐將起來。張太太連忙代他穿着衣服。口中還低低的說道。昨晚辛苦了。就多睡一會兒。也不妨事的。文宗笑道。你說我辛苦麼。恐怕你們還比我辛苦。點兒呢。張太太面上微微的泛起紅雲。抿嘴一笑。也不作聲。那種風韻。真個令人銷魂。文宗暗道。他已是三十多歲年紀。還是這樣風騷。怪不得古人有徐娘雖老。風韻猶存的話。依着今天的情景看來。那兩句話。真是閱歷之言。一頭想着衣服已竟着好。小脚蘭姊妹一齊上籠。請過安。服侍着洗臉漱口。異常殷勤。文宗覺得大內裡的宮女。最沒有他母女的能夠如人心意。要把他們帶到闔明園內的心。益發堅決。梳洗已畢。張太太又親手捧上一碗甜而且香。恰恰可口的蓮子。拿着銀匙。一匙一匙的。挑給文宗吃罷。卷兒早已擰了手巾。遞將上來。文宗此時的快活。連闔明園都不願去了。正是

此身偶得溫柔老。

萬里江山素亦堪。

未知文宗可否回園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戀溫柔尼庵藏嬌

愛名花南城訪美

話說文宗在小脚蘭家中。住了一夜。聖心難緩。直至午後。方才睡醒。起身以後。又得小

脚蘭母女穿梳價服侍。文宗覺得比較內大裡面。另具風趣。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見。正在互相纏綿。流連忘返。崔長禮早已守候得心煩意燥。也顧不得什麼。便立在卧房門前。催促文宗趕快回去。文宗被催不過。戀戀不舍的走出卧房。向着崔長禮。咕咕囁囁。講了一番話。只見崔長禮拍着胸脯。連連答應道。還事十分容易。也管不出三日。將他們母女。遷移入內。現在須得趕快回去。倘若遷延長久。被人知道。這個事情。便難成就了。文宗見崔長禮滿口答應。方才放心。命他引導回去。小脚蘭母女上前恭送起身。文宗點頭微笑道。異人們不要心急。明天就來迎接你們了。說罷。同着崔長禮。回歸圓明園內。立逼着他。將母女五人。從速遷移。前來崔長禮道。今日為時已晚。明天再料理罷。到了次日。崔長禮果然備了五頂銖轎。帶了些從人。來到張宅。將張太太母女五人。一齊抬往圓明園中。這園子的西首。有處地方。叫做白雲觀。觀內住着幾個女尼。在內焚修。提起這白雲觀。雖是個小小尼庵。倒也很有些來歷。當初世祖皇帝的時候。不是有個攝政王麼。看官們看過前書。想還有些記得。這座庵。就是攝政五當年建造起來。預備到了空閑的時候。追歡取樂的。所以起造着曲房洞室。畫棟雕樑。堂皇富麗。無異大內。後來攝政王亡故。世祖追念他生前的遺失。將攝政五削爵仆碑。見是他的子孫。一律治罪。所有家產。盡行籍沒。這白雲觀。是攝政五的別墅。也在籍沒之例。世祖皇

帝見這個所在。山明水秀。地方清幽。最宜習靜。便將來改作尼庵。賜名白雲觀。萬無之暇。常携着貴妃董小宛。在庵中設禪說理。共參佛典。庵內也招了好些女尼。在內居住。供奉香火。朝晚誦誦。董貴妃得罪太后。貶謫西山。世祖因為思念董妃。到了庵中。未免悲傷。就絕跡不到。白雲觀來了。雍正年間。世宗建築圓明園。却把白雲觀園入園中。點綴風景。只因地方過於幽僻。無人前去游玩。久已把白雲觀三字。拋在九霄雲外。沒人提起。現在崔長禮把張太太母女。接入園中。深恐被那拉貴人知道。想起了這個地方。是没人注意的。就將他們藏在裡面。從此禪房花木。一變而為金屋貯嬌。文宗得着這五個美人。盤桓了一月有餘。不曾出外。忽然閉靜極思動。又帶着崔長禮安得海。奔往南城大街。要去找那冰花去了。你道冰花是個什麼東西。却是南城大街。一片皮鞋店的主婦。他的丈夫姓黃。叫做黃阿桂。是個皮匠出身。不要瞧不起那個皮匠。他娶了個渾家。倒有沉魚落雁之容。閉月羞花之貌。最奇怪的是天然生成一副潔白的肌膚。那雙柔荑。伸將出來。瑩澈細膩。任憑他鎮日勤勞。終年操作。總是非常白嫩。無論什麼寒冬。嚴冷。十指蔥蔥。絕不發癢。就是富貴人家。深園綺園的千金小姐。也比他不上。夫妻兩口兒。甚是恩愛。就在南城大街。開設一片皮鞋店。地處鬧市。房屋湊溢。阿桂之妻。每日端座店中。手內做着活計。在那裡照應店事。京城裡一般游浪子。和許多富室王孫。

見他這樣美貌。又不禁嘖嘖贊歎。涎長三尺。借着購買皮鞋。前去語言挑逗。故意的爭多論少。那知他生性貞介。除了回答價目以外。任你怎樣和他攀談。也只當沒有聽見。一般。絕不開口。倘若有人向他調笑。或庸有意戲謔。更加正顏厲色。使人望見了。就起一股敬畏的意思。真個是艷如桃李。冷若冰霜。凜凜威嚴。不可侵犯。那些羨慕他的人。雖然如蟻附羶。紛至沓來。休想博得美人青眼一顧。住在南城的那些人家。因他生得艷麗如仙。是宣南少有的美女。替他起個綽號。叫做蓋南城。說他天生麗質。把京師南城一帶的女子。都蓋過了。後來又有人因他的性情。孤高冷淡。沒一個人能够和他親近。所以又替他起個名字。叫做冰花。意思是說他的品貌。比花還嬌。他的性情。比冰還冷。所以有這二字的品評。誰知冰花二字。傳播開去。就有一班不省事的少年。閒着沒事做的。無賴到處蟻論。說冰花還人如此面冷心硬。就是當今皇帝。御駕親臨。也不見得俯首隨和。要想一親香澤。恐怕都不能够。因此又編排兩句口號道。冰花皎皎。帝力於我何有哉。這兩句口號編出以後。被個太監聽見。回到開明園裡。告知文宗。文宗就打聽冰花。究竟生得如何。那太監就竭力的稱揚。說冰花生得怎樣的姣媚。怎樣的明秀。美是天上少有。世間無雙。要形容他的美貌。簡直是無可比擬。不選他的面貌。雖然吹彈得破。他的心腸。却比鐵石還要硬上幾倍。要想挑逗他。非但得不着好處。恐怕反要受

他的羞辱。文宗聽了這番說話，不禁問道：據你說來，那個冰花，竟是美貌到絕頂了？太監道：自然美貌到沒有人及得，所以又有蓋南城的綽號。文宗道：凡是美貌的女人，沒有一個沒有情的。那些愛慕他的男子，想來用情不摯，所以要受羞辱。朕若前去，莫說他是冰花，就是鐵花，朕躬好似洪爐一般，要把他銷熔了呢。那太監聽了這話，將個大拇指一揚，道：主子的本領，自然比旁的人高過萬倍。料想冰花也不敢不服從的。那些編口號的人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文宗被他這樣一說，便打定主意要去賞鑒這冰花。不意崔長禮却跑來，說小腳蘭那裡已竟預備妥當，言定今天前去。請主子就此啟駕罷。文宗這時沒有分身個法術，小腳蘭那邊既已約定，不得不去。冰花這邊就不能不暫時攔起，便同着崔長禮一選到了小腳蘭家中，竟被他母女五人，一陣包圍，居然把個文宗籠絡住了。將他母女移居在白雲觀，寸步不離的陪伴多時。文宗對於他們母女，又覺得不甚新鮮，漸漸的味同嚼蠟，要想換個玩意開開心，忽然想起冰花這件事情來，使一刻也等不住，身上本來穿的便服，不用更換，喚了崔長禮，要得海兩個人三騎馬出了圓明園，無數的向南城大街行去。崔長禮恐得海未經文宗言明，不知他往那裡去，便趕前一步，恭身問道：主子意欲何往？文宗見問，便道：前天聽得某太監說城南大街有個甚麼蓋南城，人家起他個名字，叫做冰花，生得很是美貌。朕天

已要去察看虛實。不知那冰花究竟如何艷麗。他們要說得這樣天花亂墜。好似古時的美人。王嬌西施都沒有他生得好。只因一時沒有空間。耽延下來。今天無甚事情。正可前去瞧瞧。那個冰花了。崔長禮方才知道文宗的意思。連忙說道。奴才也聽人說過。有個益南城。相貌長得很俊的。只是性格脾氣。好生古怪。不易招惹。主子此去。倒要防備點兒。文宗道。沒什麼要緊。朕知道美貌的婦女。性格兒定是溫柔的。倘若是個雌老虎。那相貌必然和鵝盤茶一般。朕也不願去招惹他了。安得海便從旁插言道。主子真是紅鸞星照命。喜氣重重。好事疊疊。已竟有了如花如玉的四春。又有步步生蓮花的小腳蘭。現在這個臭皮匠的妻子。又不知修了幾世。有這樣的福氣。驚動了主子。大迷路的跑來。實鑒他這朵冰花。大概這冰花也彷彿當初瓊花一般的貴重哩。主僕三人一路說着。早已到了南城大街。只見人來人往。好生熱鬧。什麼茶坊酒肆。綢緞鋪。雜貨鋪。鱗次櫛比。不計其數。居然沒有皮鞋店。我來找去。我到街市的北頭方才瞧見有皮鞋店。一間低而且矮。七坍八倒的破舊房屋。門前垃圾堆積。穢氣薰蒸。幾乎不能立足。文宗為了美人也顧不得骯髒了。勒住了馬。向店內仔細觀看。果然有個極美貌的女子。低着頭。坐在櫃檯裡面做活計。雖然裙布釵荆。那種風韻。却不能掩。比到園中的四春。白雲觀的張氏母女。另有一種形容不出的嬌媚。此時把個文宗看得木立神痴。兩

隻眼睛直射在冰花的粉面上。一瞬也不瞬。冰花坐在裡面。早就瞧見門外有三四個
人。立馬瞧看內中有個衣服華貴的人。尤其瞧着得利害。他只低着頭做活計。當作沒
有知道。仍舊坐着不動。文宗看得心中癢癢的。着實難熬。向崔長禮安得海說道。他怎
麼不肯抬起頭來。安得海道。可惜沒帶彈弓。不然給他一彈。總得抬頭了。文宗被他一
語提醒。忙伸手向荷包裡面。取出兩粒瓜子金。捏在手中。惟恐擲將過去。傷了美人的
頭面。却輕輕的向肩膀上打他一下。冰花經了道一下。還是神色不動。面冷如冰。不過
口中咕咕嚷嚷的罵道。光天化日之下。皇城首都之中。那來這許多無輕的歹人。不要
惹得我發了怒。報告當官。把你們捉住受罪。崔長禮正無抓個錯處。方好動手。聽了這
話。便跳下馬。奔去拉他。那冰花早唬得叫喊起來。真是。

尊嚴枉自稱君主。

竟作街頭無賴人。

未知此事如何結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行同無賴街上揮拳

活奪人妻御前投職

話說太監崔長禮。同了安得海。隨着文宗御駕。騎着馬。在皇鞋店門前。看那冰花。因為
他低頭做活計。一聲兒不響。沒法起他的腔。後來冰花被文宗用瓜子金打了一下。不
免有些怒意。仍舊低着頭。嘴裡噤咕了幾句。早被崔長禮聽個清楚。借着罵人的當兒。

算是抓到了錯處。趁勢跳下馬來。躍入店中。嘴裏嚷道。誰是歹人。今天須要把歹人的證據交給我。不由分說。是上前就要拉取水花。水花此時。好生着慌。高聲喊道。清天白日。那裡來的流氓。光棍。混帳。王八。糞子。敢是要打劫麼。這幾句話。罵將出來。早已惱怒了文宗。心上不覺火冒起來。同着安得海也跳下了馬。跑入裏面。帮着崔長禮。一齊動手。急得水花。只是高叫救命。左右鄰居。同街坊行人。初時。不過聚攏觀看。此時。照得崔長禮等這樣行凶。都覺不平起來。早有許多少年人。和幾個無賴子弟。青皮光蛋。一哄而上。有四五個人。扭住了崔長禮。安得海。七手八腳的亂打。還有幾個人。氣憤憤的怒目橫眉。望着文宗。要想動手。却因他生得氣象非凡。儀表不俗。身上穿着的衣服。又十分華美。疑心是個貴人。不敢輕易惹他。那知文宗。見崔長禮。安得海。被衆人捺倒了。動手便打。不覺動了真氣。高聲喊道。你們這些奴才。如此無禮。那還了得。快快與我抓來。這是他做皇帝做慣了。動不動就喊與我抓來。往日在宮中。喊了一聲。自有許多侍衛。哄應如雷。替他去抓。今天這個地方。有誰替他抓人呢。非但沒人答應他。而且這幾句話。將衆人罵得大發其怒。罵聲未絕。大家早已擡拳擡袖。一齊打將上來。幸虧文宗自幼習過拳棒。照見勢頭不好。慌忙把手往兩旁一擡。早有幾個人被他擡倒。趁着這個當兒。將兩脚一蹶。撲的一聲。震出人叢以外。騰起身子。跨上鞍鞦。那匹馬早已放開四蹄。

如飛而去。這時崔長禮安得海吃了些小麋。口中直嚷。好打。好打。你們瞎了眼珠子。也認認。咱是什麼人。旁邊有懂得事的人。瞧着景象不對。便高聲喊道。你們不要亂打。事不干己。休要闖出禍來。照道三個人的行徑。恐怕有些來歷。不要爲了旁人的事情。自己受累。衆少年聽了這話。恍然大悟。見那騎馬的去了。大約是去班報兵。俗語說。光棍不吃眼前虧。便呼哨一聲道。走呀。許多人如鳥獸散。走得影踪俱無。崔長禮安得海從地上爬起來。嘴裡哼哼冷笑道。你們這班雜種。敢是不要腦袋了。此時那個黃阿桂直嚷得戰戰兢兢。從裡面出來。向崔長禮安得海打拱作揖的陪罪道。總是我的妻子不好。出口傷人。得罪了二位爺。我來陪個罪。望二位瞧我的薄面。不要生氣罷。安得海正要開口。崔長禮已是仰天笑道。咱瞧你吃了燈草灰。放的輕巧屁。就這樣罷了麼。老實說。咱們主人愛上了你的妻子。趕快雙手奉將過來。如教牙礪半個不字。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黃阿桂聽了。也忍不住發話道。這是什麼言語。我的妻子如何送給你的主人呢。你要是有了老婆。可肯送人麼。清平世界。朗朗乾坤。難道沒有王法不成。黃阿桂正在發話。他妻子米花已看出苗頭。不對。忙桂了丈夫一把。過進來罷。由他們去就是了。說着。拖了丈夫躲入後面屋裡去了。不多一會。就有四個侍衛。押着一頂轎子。如飛趕來。崔長禮見了。立刻指揮他們。衝進屋內。我到了米花。不由分說。橫拖豎拉。抓了出來。

黃阿桂上前阻攔。被侍衛賞了兩個耳刮子。一隻火腿跌去大餘遠近。水花大哭大喊。直叫救命。那些街坊鄰舍。聽見是御前侍衛。唬得一齊將自己的大門。關得緊緊的。還怕惹着禍患。如何敢出面救人。這個當兒。水花已被侍衛捺入轎內。抬到圓明園裡去了。文宗聽得水花已至。好生歡喜。只叫好好的帶他上來。水花出了轎心。如刀絞。潸潸落淚。淚如直流。如何還肯步行入內。早有兩個宮女。一邊一個。攙扶着。經過了許多琳宮梵宇。金碧輝煌的地方。他平生那裡見過。只當是到了什麼廟宇裡面。把他的珠淚也唬住了。不知曲曲折折。又走了多少道兒。只見一座高大的房屋。深宇重檐。簾幃沈沈。侍立的人。好像鴛鴦一般。排成行列。連聲音也沒一點兒。兩個宮女將他扶入裡面。就覺眼中一亮。上面設着一個寶座。座上一個方面大耳的人。僂坐在那裡。水花識得。就是在店門前看着自己。目不轉睛的那個人。攙扶着他的宮女。叫他跪下。水花那肯答應。只把衣袖拭着眼淚。嗚嗚咽咽的哭泣。說道。我是有夫之婦。把我搶來。也是沒用。我的丈夫怎樣了。說到這裡。不由得夫放悲聲。文宗見他哭到那種樣子。愈加可憐。微微含笑。對他說道。快休悲傷。你丈夫此時帽子染紫綠了。頭子已竟紅了。你要不信。可以叫他來。當面給你看。當下一聲傳呼。只見黃阿桂。早就紅頂花翎。朝珠補服。得意揚揚。志氣昂昂的走了進來。向上跪下。微着頭說。謝主子洪恩。文宗就指給水花看道。你瞧你。

的丈夫。非但好好在此。而且紅頂花翎。做了二品大員。你要是好好依從。朕還要格外加恩。倘若不肯答應。胡少胡鬧。先把黃阿桂殺了。你還是走不掉的。原來文宗一見永花的形容舉動。就知道他夫婦之間。恩深義重。非常要好。而且永花那個性情。軟硬不行。非得將他心愛的丈夫來挾制他。決定不行。所以跳上了馬。飛奔回園。一面派四個侍衛。押了轎子去搶永花。一面舉起硃筆。寫了二指寬一個條子。賞了黃阿桂。做個鑾儀衛。所以一聲傳見。就蟒袍補褂的走了進來。永花瞧見這個模樣。料想不肯順從。也是無益。又聽了文宗這幾句言語。果然是揭開窗紙說亮話。一寸芳心。不禁千迴萬轉的想道。我此時要違逆了他。自己願甘一死。原是死而無怨。只是帶累丈夫。也陪着我送了性命。那真叫冤枉了。我此時不如暫且依從。等個機會。再和丈夫走走高飛罷。永花正在低頭不語。心中暗想。那黃阿桂早已受了太監們的教導。在下而向永花說逆。主子待我們。真是恩比天高。我們全靠着天老爺過活呢。如何可以逆天行事呢。你好好的在裡面服侍主子。我在外面也就安穩了。永花聽得黃阿桂這幾句話。沒有法想。只得委委曲曲。磕了個頭。算是謝過聖恩。文宗此時好不歡喜。傳旨黃阿桂退去。自與永花往密室內。幹那風流事情。做書的一支筆。也寫不來。這許多難狀態。只得調轉筆來。另寫一個人了。你這寫的誰人。就是寫的那拉貴人。其時已竟加了懿嬪的封號了。為什